

大型红色怀梆戏《杨介人》为何被誉“文化现象”

本报记者 王玮莹

7月23日，由沁阳市委宣传部、沁阳市文广旅局、沁阳市怀梆艺术保护传承中心组织的大型红色现代怀梆戏《杨介人》首演成功。

随后，应广大观众热烈要求，7月25日、7月28日，该剧又连演两场，场场爆满，好评如潮。其间，市文广旅局赞誉：“大戏《杨介人》是焦作文化现象。”

大戏《杨介人》何以被赞“文化现象”？社会各界的点评无疑为老怀梆推陈出新打了一针“强心剂”，也无疑为我市其他优秀传统文化破局“出圈”开辟了新路径。

老怀梆高唱英雄曲 大戏《杨介人》广受赞誉

杨介人（1899年—1936年），字廉泉，曾用名介臣，今沁阳市崇义镇崇义村人，中共早期党员、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的先驱，党早期在焦作活动的“火炬手”。

在首场演出中，杨介人烈士的孙子、孙女及玄孙也来到演出现场。演出结束后，其孙子杨爱国郑重地将一面“缅怀革命先烈 赓续红色精神”的锦旗赠予《杨介人》剧组。他说：“我们一家人是哭着看完这场演出的。以前我们只能从纪念馆里看到爷爷的事迹，今天以这样的形式再次看到爷爷，我们全家人都十分激动。”

杨介人家乡崇义镇崇义村的群众代表向《杨介人》剧组献上了“大戏慷慨人颂 唱尽家乡未了情”“老怀梆新调唱英雄 文化赋能乡村振兴”两面锦旗。现场，十几名年轻的怀梆粉丝向剧组献花，多位网红现场“直播带戏”。

首场演出通过焦作市百姓文化超市平台、今日沁阳视频号、沁阳文旅抖音号同步线上直播，在线直播浏览量达5万人次。

首演一周来，通过各种媒体平台浏览《杨介人》人数达21万人次，全国各地诗人在这部戏赋诗50余首。

在随后召开的《杨介人》戏剧艺术研讨会上，业界专家对这部戏同样不吝赞美之词。

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李树建流着热泪看完了首演。他说：“小剧团，大手笔，高水平。《杨介人》这部戏呈现出的水平不亚于省级剧团，保持了怀梆的特色风格、唱腔，具有极强的思想性、艺术性。这部戏不仅剧本精彩，唱词也贴近生活，还将话剧、影视、歌剧、舞剧等艺术元素融入戏中，具有很强的现代感、时尚感。我很期待这部戏能到焦作、郑州、北京演出，越飞越远，唱响怀梆文化品牌。”

河南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戏剧评论家谭静波，河南省豫剧音乐学会副会长、一级作曲汤其河，河南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戏剧评论家贺宝林等著名戏剧评论家纷纷表示：“沁阳为观众呈现了一个有价值的作品，剧组编导了一台高水平剧目、复活了一位革命英雄，反映出了历史高度、思想高度、精神高度，给人以强烈的内心震撼，是近年来地方戏中少有的红色题材力作。”

《光明日报》《河南日报》《焦作日报》以及焦作电视台等媒体先后对《杨介人》的公演盛况给予了宣传报道。

新乡、濮阳、焦作和周边县市戏曲专家纷纷到现场观摩。一位退休老兵三次公演场场都到，场场泪目。他激动地说：“《杨介人》这部戏题材抓得准，人物演得好，让我回到了激情燃烧的岁月。”

有情怀有创新敢突破 《杨介人》被誉“文化现象”

当然，能够得到“文化现象”的美誉并非一帆风顺。为了早日将杨介人烈士事迹搬上舞台，沁阳市两年蓄力、五易剧本，投资150多万元精心打造剧目，在唱词、声腔、舞美、灯光、服装与化妆造型设计等方面尽显专业水准，打破了传统剧中的舞台观感，以强烈的视觉张力和细腻情感烘托剧情。

小剧团，大手笔，高水平！
沁阳市怀梆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原名沁阳市怀梆剧团，



成立于1955年，是全国唯一的怀梆艺术专业表演团体，1992年被文化部命名“天下第一团”。2006年，怀梆艺术被国务院批准列入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2年，沁阳市怀梆剧团改制为沁阳市怀梆艺术保护传承中心。

缺资金、缺人才、缺题材，这是沁阳传承老怀梆文化面临的问题，也是许多优秀传统文化面临的问题。

咋生存？靠情怀，更要靠戏。沁阳老怀梆艺人坚信只要戏演起来，老怀梆才能“活”起来。

两年来，在沁阳市文广旅局的大力支持下，沁阳市怀梆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创作编排怀梆剧目近100个，建立了怀梆直播室，线上观看人数超过200万人次，高质量完成濒危剧种演出100余场、舞台艺术送基层80余场演出，收集整理剧本100本，收集整理曲谱60余本，为传承弘扬怀梆艺术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杨介人》戏剧艺术研讨会上，沁阳市文广旅局党组书记、局长郑阳在向各位领导、专家汇报时几度哽咽。

他说：“沁阳人欠杨介人烈士一部戏。这两年多来，沁阳市文广旅局不计成本，不问得失，全力投入，倾尽所有，邀请一流编剧、一流导演、一流舞台设计，总算替沁阳人还上了这部戏。这部戏是致敬、也是怀念。《杨介人》首演后的效果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我们没有想到一部红色题材的戏如此受欢迎，杨介人烈士的事迹如此引发观众共鸣。很多时候，这部戏是被许多热情的观众推着走、推着演的。由此看来，我们的方法用对了，路子找准了，效果就出来了。这更让我们坚信，只要善于挖掘本土文化、坚守老怀梆活化传承，我们就有信心打造一个现象级文化作品。”

一番话道出了大戏《杨介人》出炉的不易，也道出了我市传统非遗文化破局“出圈”的密码：深挖本土故事，打造精品力作，找准市场发力点，形成旅游文化名片。

反观，这恰恰是制约我市优秀传统文化破局“出圈”的关键。



图①《杨介人》剧照。

图② 准备上台的演员在后台对着镜子调整表情。
(沁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提供)

图③ 演员合影。

图④ 杨介人烈士后人在舞台上合影留念。
本报记者 王玮莹 摄

文化视点



棕叶“编织”生活小情趣

本报记者 王玮莹

7月22日，博爱·燕京啤酒广场盛大开幕，当日约2万人次游客来到这里，享受博爱之夜。此时，博爱县棕编非遗传承人、70岁的刘渔也在享受他的夜生活。

只见，他的棕编文创摊位前挤满了人。“我要个蜘蛛”“我要个蚂蚱”“我要个

梅花鹿”“我要个蝎子”……面对顾客的需求，刘渔一边招呼，一边还不忘手里的活儿。四五分钟后，一只蜘蛛“爬”上了案。又过了几分钟，一只蝎子“爬”了出来。

“太像了！”大家惊呼。此时，豆大的汗珠划过刘渔微笑的嘴角，滴到了他粗糙的手上。

十几年前，刘渔从未想过自己的老年生活会与棕编结缘，更没想过因为棕编手艺，如今成了非遗传承人，成了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十几年前，刘渔和老伴来到杭州给闺女看孩子，在学校门口结识了一位来自江西的棕编艺人，刘渔对棕编产生了浓厚兴趣，靠着两瓶酒学到了手艺。

“我学得很快，因为我底子好呀，从小编筐挣工分学的。”提起求学之路，刘渔追忆到了他小时候的生活。

刘渔是博爱县山山镇黄岭村人。黄岭村处于太行山区，能人多、文化人多，是远近闻名的文化村。黄岭村大人、小孩都习武，中医、西医汇聚，有“黄岭看病不出村”的美名。特别是从很早时候起，黄岭村人就开始靠着编筐、下煤窑讨生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队组织大家集体编筐，然后外卖，刘渔就是这样跟着父辈们学会了编筐的手艺。那时候，他一天能挣7个工分，相当于2角7分钱。

在杭州看孩子之余，刘渔做起了棕编生意，一年能赚八九万元，可把他高兴坏了。前两年，他和老伴回到黄岭村。虽然

在博爱赚不了啥钱，但手艺不能丢。“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在那儿编。自己编编，看看，笑笑。”刘渔的老伴打趣道。

棕编是一门传统手工技艺，以棕榈树叶为原料编制工艺品，被誉为“中国民间一绝”。棕叶编织工艺复杂，先选取棕榈树叶，再通过穿刺、撒拉、折叠、穿插和打结等方法，将材料制作成各式各样的动物形象，最后进行修饰加工，使作品栩栩如生。

每天，刘渔要花费大量时间在棕编上。小动物几分钟能编一个，编一条70厘米的龙则需要八九天时间。现在，刘渔可以编织40余种动物。不仅如此，他还创新编制了鞋子、帽子、果盒、扇子、椅子、玩具等，希望用棕编艺术织就美好生活。

随着年龄的增长，刘渔一心想把棕编手艺传下去，可年轻人坐不住、不愿学，这让他很失落。有一年，他被博爱职专聘到学校教授棕编手艺，全班30多名学生，最后只有2名学生坚持了下来。虽然如此，但刘渔依然很开心，因为他坚信艺术的生命力。

图① 孔雀作品。

图② 刘渔在编织作品。
(本栏照片均由本报记者王玮莹摄)

非遗故事



本报记者 王玮莹

近日，一篇网络文章提及焦作陶仓楼是古人的纳凉神器。果真如此？记者随后向焦作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韩长松进行了求证。

韩长松告诉记者，从目前的出土文物来看，焦作四层、五层、七层陶仓楼建筑十分高大，且层层有回廊，楼顶有瞭望台，主打一个“通风”。有些连阁式陶仓楼的主楼与附楼间有桥梁相连，桥梁之上也是乘凉的好去处。

焦作陶仓楼大致分为楼院式、连阁式、联仓式、简易模式和模拟式，兼具囤粮、居住、防御等功能。因而，为了不使粮食变质以及满足居住需求，陶仓楼十分通风、防潮。

从目前出土文物情况来看，焦作陶仓楼数量之多、造型之复杂全国罕见。其中，楼院式陶仓楼由院落、仓体、楼体三部分组成，出土数量最多，也最具代表性，多为五层，少数为四层。连阁式陶仓楼是在楼院式陶仓楼的基础上加以创造形成的一种大型陶仓楼，由院落、仓体、主楼、附楼及连接主附楼的空中阁楼组成，仅发现于焦作地区。

焦作陶仓楼的存在不仅说明了两汉、魏晋时期焦作地区发达的经济状况，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焦作古人利用建筑休闲娱乐的日常生活。

不仅仅有高楼通风乘凉，在焦作还出土了许多瓷枕。

古人为什么爱用瓷枕？瓷枕过于坚硬，枕着舒适吗？这令许多人不解。可在了解瓷枕的用途后，才知其是古人的纳凉神器。

据有关资料佐证，“枕头”的名字由曹操所创。一天夜里，曹操在中军帐中挑灯夜谈，到三更时分有些犯困，未曾宽衣，稀里糊涂地头枕着装兵书的木匣子就睡着了。旁边的书童有点惊讶，看到曹操睡得如此香甜也不便打扰，没想到第二天早上，曹操起来精神饱满。书童心想：“丞相昨晚睡得这么好，莫非是那木匣子的功劳。”随后，书童依照木匣子的形状，用布料软物制作出一种垫头的用具献给曹操，曹操问道：“此为何物？”书童道：“回禀丞相，这是用来垫头的就寝卧具。”曹操听后认为名字太长了，随即取名“枕头”。由此，“枕头”一词流传至今。

看来，瓷枕果有醒神安眠之功效。

瓷枕在古代倍受宠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可以消暑。

在炎热的夏天，对没有风扇、空调的古人来说，冰凉的瓷枕，可以起到消暑的作用。北宋诗人张耒在《谢黄师惠碧瓷枕》中写道：“人作枕坚且直，故人赠我消炎蒸。持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九惊。”对于瓷枕的消暑功能赞赏有加，也印证了古人用瓷枕消暑的事实。药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道：“久枕瓷枕，可清心明目，至老可读书。”另外，古人无论男女都有厚厚的发髻，睡瓷枕可以更好地保护发型，减少劳烦梳妆。

在武陟县博物馆，便珍藏着三件瓷枕，分别是唐代黄釉褐花瓷枕、宋代绿釉刻花瓷枕、元代白釉瓷枕，每件瓷枕都颜色鲜亮、刻花精美，器型小巧美丽。透过这三件瓷枕，我们不仅能够了解唐宋元时期焦作地区瓷器制造的发达史，而且还了解古人的睡眠习惯。

家住高楼头枕清风

焦作古人的纳凉之术